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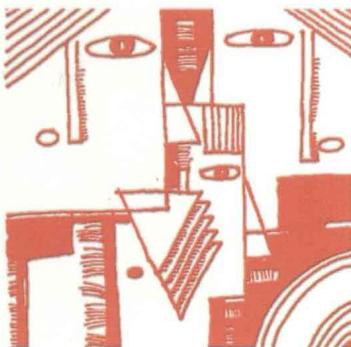
本辑焦点：社会认知与文化

(Social Cognition and Culture)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赵志裕 陈侠一 特约主编

中国 社会心理学 评论



第六辑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方社会认知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启示（代卷首语）

赵志裕 杨宜音 陈侠

工作流动性和固定世界信念的文化效应：来自绩效预测的证据

陈志裕 陈瑞芬

民众种族论与亚裔美国人对

康萤仪 等

文化会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和

达夫纳·瓦赛尔曼 李·斯派克

消费者急躁与文化差异

陈海澎 黄雪菱 阿克沙伊·拉奥

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

朱滢 张力

自我建构的启动对自我意识神经基础的调节

隋杰 韩世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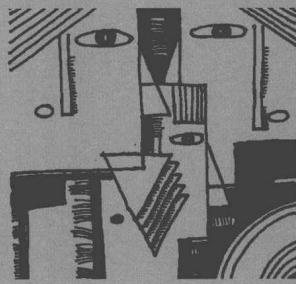
文化对自我的神经表征的动态影响

琼·基亚奥 时子原田 等

文化的软性具身认知

梁嘉仪 多夫·科亨





中国
社会心理学
评论

第六辑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6)

○ 赵志裕 陈侠 / 特约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 第 6 辑 / 赵志裕, 陈侠特约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097 - 4277 - 8

I . ①中… II . ①赵… ②陈… III . ①社会心理学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 ①C912.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2991 号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六辑)

特约主编 / 赵志裕 陈 侠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刘 荣

电子信箱 / shekebu@ ssap. cn

责任校对 / 谢 华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 14.25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252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277 - 8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杨宜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委 员：陈午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方 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刘 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徐 冰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杨 宇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主编简介

赵志裕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家“千人计划”特聘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兼研究院主任、文化研究所所长及亚洲消费心理研究所研究总监。曾任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心理学系主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赵志裕于香港大学取得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4年）。其研究重点包括：①文化的形成、创新及演变；②文化的社会与心理功能；③文化对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赵志裕曾编撰专著13种，其在2006年出版的《文化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of culture*)，于2011年入选《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此外，在多种专业期刊和文集上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

赵志裕是《文化与心理学前沿》(*Advances in Culture and Psychology*)与《文化与心理学先驱》(*Frontiers in Culture and Psychology*)两大丛书的创刊编辑，现任《社会与人格心理学纵横》(*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编辑与《跨文化心理学报》(*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副主编及多种专业期刊编委。曾担任《人格学报》(*Journal of Personality*)、《亚洲社会心理学报》(*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副主编及多种期刊的专题编辑。

赵志裕曾获得多个国际专业学会，如亚洲社会心理学会(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管理学院(Academy of Management)、社会问题心理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Social Issues)的突出研究奖项，并曾应邀在多所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多场国际会议上做主题演讲。自2007年起，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合作，担任该中心主办的暑期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主讲教授，至今已经完成了五个暑期的授课。

电子邮箱：Cy.cychiu@gmail.com

陈侠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2000年、2003年于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现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先后取得心理学学士、

硕士学位，2009 年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取得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

当前主要研究领域：多元文化情境对中国人认知和行为的影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曾任国际学术期刊《跨文化心理学报》(*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社会问题学刊》(*Journal of Social Issues*)、国内学术期刊《营销学报》、2011 年日本名古屋国际商务学会会议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IB 2011 Nagoya) 论文审稿人。在《亚洲社会心理学报》(*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社会问题学刊》(*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以及《心理科学进展》《心理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电子邮箱：Cynthia.chenxia@gmail.com

内容提要

本专辑旨在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认知研究的思路。通过代卷首语和选辑（译）的 8 篇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梳理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对文化与认知研究的影响，并探讨中国社会心理学应如何借鉴北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扎根本土现象和中国历史与社会现实，开创中国的社会认知研究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成为北美社会心理学两大主流理论的知识传统：一方面，强调个人认知、动机、情感与行为受文化、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强调个人认知、动机、情感与行为可促进社会现象的产生、再生和蜕变。陈静、赵志裕与陈瑞芬（2009）的研究循着前一思路，考察社会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人们对就业者前途的想象；循着后一传统的文化与认知研究路径，No 等人（2008）的研究揭示亚裔美国人对多元文化的感受与其种族观相关联。

在认知革命的影响下，北美的社会心理学在研究中采用严谨的认知实验范式，发现人们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认知表征并存储于记忆中；当由外界信息激活时，便会影响当前的思维和行为。这类自动化的心理过程也反映在文化与认知的研究中。Oyserman 与 Lee（2008）梳理过去有关研究发现：与独立我相对应的认知反应，较多出现在北美；与互依我相对应的认知反应，较多出现在东亚。Chen, Ng 和 Rao（2005）则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扩展到文化对动机与行为的影响。

面对严峻挑战，社会心理学家开创了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进路，试图找出社会认知现象背后的神经学基础。文化与生物科学的对话，甚至催生了新的神经 - 文化互动研究路径，Kitayama 与 Uskul（2011）认为，在行为层面观察到的文化差异在脑神经研究中也能得到证据。朱滢、张力（2001）对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Sui 与 Han（2007）在前一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脑神经研究，以及 Chiao 等人（2009）对熟悉东西方文化的双文化群体的研究，都支持文化实践与脑神经活动的对应关系。

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的社会认知理论，启示我们重视个体与情境的相互嵌入性和建构性。在特定文化中流传的人际规范与广泛使用的思维习惯，体现为个体与他人沟通时的语言习惯和约定俗成的姿态，这促成了体现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研究路径。Leung 与 Cohen（2007）的研究为体现文化认知提供了一个研究范例。

目 录

CONTENTS

西方社会认知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

启示（代卷首语） 赵志裕 杨宜音 陈 侠 / 1

工作流动性和固定世界信念的文化效应：来自绩效

预测的证据 陈 静 赵志裕 陈瑞芬 / 18

民众种族论与亚裔美国人对美国文化的反应：影响与调节

..... 孙 诺 康莹仪 廖莘雅 李京宓 达斯廷·伍德 周文芝 / 48

文化会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和内容吗？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 达夫纳·瓦赛尔曼 李·斯派克 / 78

消费者急躁与文化差异 陈海澎 黄雪菱 阿克沙伊·拉奥 / 140

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 朱 澄 张 力 / 164

自我建构的启动对自我意识神经基础的调节 隋 杰 韩世辉 / 174

文化对自我的神经表征的动态影响

..... 琼·基亚奥 时子原田 秀嗣·科梅达 张 力

洋子马诺 大辅斋藤 托德·帕里什 德宏贞任 哲也·伊达卡 / 184

文化的软性具身认知

——摄影机物镜视角与时空内的运动 梁嘉仪 多夫·科亨 / 204

CONTENTS

The Advance of Western Social Cognition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
(Introductory Chapter)

Chi-yue Chiu, Yiyin Yang, and Xia Chen / 1

The Cultural Effects of Job Mobility and the Belief in a Fixed World:
Evidence from Performance Forecast

Jing Chen, Chi-yue Chiu, and S. Fiona Chan / 18

Lay Theory of Race Affects and Moderates Asian Americans'
Responses Toward American Culture

*Sun No, Ying-yi Hong, Hsin-Ya Liao,
Kyoungmi Lee, Dustin Wood, and Melody Manchi Chao / 48*

Does Culture Influence What and How We Think? Effects of Prim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Daphna Oyserman and Spike W. S. Lee / 78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Impatience

Hai Peng (Allan) Chen, Sharon NG, and Akshay R. Rao / 140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Self-reference Effect

Ying Zhu and Li Zhang / 164

Self-Construal Priming Modulates Neural Substrates of Self-Awareness

Jie Sui and Shihui Han / 174

Dynamic Cultural Influences on 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Joan Y. Chiao, Tokiko Harada, Hidetsugu Komeda, Li Zhang,

Yoko Mano, Daisuke Saito, Todd B. Parrish,

Norihiro Sadato, and Tetsuya Iidaka / 184

The Soft Embodiment of Culture: Camera Angles and Motion

Through Time and Space

Angela K.-y. Leung and Dov Cohen / 204

西方社会认知研究进展及其 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启示

(代卷首语)

赵志裕 (Chi-yue Chiu)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文化研究所

杨宜音 (Yiyin Yang)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

陈 侠 (Xia Chen)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认知与决策中心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社会心理学在北美和欧洲的历史，试图一窥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未来进路。作者评述了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的建立，并追踪其演进过程，关注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内的勃发。其时，实验社会心理学对解决重要的社会议题充满热忱，避免了行为主义的科学盲点，专注于探讨社会、心理与行为之间的交互影响。在认知革命的席卷下，认知的视角几乎统领了北美社会心理学界。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家运用严谨的实验范式，研究判断与决策领域内情境性的偏误，从而洞见人类理性的边界，提升了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另一方面，认知革命也将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带离层出不穷、需要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性才可能解决的社会议题。世纪之交，生物革命在社会心理学中星火燎原，启发和开创了一门新的跨学科领域——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该科学分支旨在检测社会认知现象的神经学基础，而这恰恰促使社会心理学家重新反思身心的关系，并考察社会思维的生物-心理及进化基础。与此同时，一种迥异的知识传统正在欧洲社会心理学界孕育兴起。发源于欧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包括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启示欧洲社会心理学家重视社会建构和文化的体现认知等心理过程，补足了北美社会心理学对个体性的偏重。

基于对北美与欧洲社会心理学历史的简要梳理，作者分析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未来机遇，倡导一个更敏于考察社会、文化的研究视角。为确立这一包容性的知识传统，中国社会心理学家应汲取美国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养分，扎根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当前社会

现实，建构在地理理论，洞悉历史、社会结构与心理的动态同构，以避免落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最后，文中提供了几个研究实例，阐释如何在文化与社会认知领域推进这一议程。

关键词： 行为主义，认知革命，生物革命，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表征理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建立一门学科，所需时日，何止百年！假如社会心理学是一棵树，细看它的年轮，不过区区百环！但在这百环纹路上，却镌刻着鉴古知今的启示和教训。当我们和同人讨论中国社会心理学（特别是以实验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认知的研究走向时，这些启示和教训即成为反思的材料。

一 从一个美丽的错误到流金岁月

实验社会心理学源于一个美丽的“错误”。189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诺曼·特里普利特（Norman Triplett）在《美国心理学报》上发表了一项采用精密实验设计和测量工具的研究，企图说明即使在完成个人任务时，他人的存在，也足以提高个人的工作表现。由于当时的统计技术落后，特里普利特把在统计上不显著的差异误解为显著的结果。这一错误很久没有被指出，反而吸引了很多同道采用实验方法，从多方面探讨他人的存在对个人心理的影响。百余年后，这个美丽的错误在《美国心理学报》被澄清时（Strube, 2005），实验社会心理学已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显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实验社会心理学在北美阔步向前。因逃避欧洲战火而客居花旗的社会心理学名师和那些投笔从戎后重返研究岗位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为这一学科的进步提供了珍贵的人才资源；仍活在战争余悸中的美国人，深刻地反思社会与人性间的关系，其结果为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快速发展供应了丰富的材料（Wright, Evans, & Deutsch, 1962）。社会心理学昂然迈向一个黄金年代（Golden Age）。

“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的诗句正好用来描述当时在战后重返学术殿堂的学者们的情怀。当时群贤毕集，勒温（Lewin）、多伊奇（Deutsch）、米尔格兰姆（Milgram）、津巴多（Zimbardo）、拉塔内（Latane）、阿希（Asch）等名家，以心理科学共济时艰，揭示了人际与社群间竞争与合作的心理基础（Deutsch & Collins, 1951），阐明了盲从与依附权威（Asch, 1955；Milgram, 1974）、侵犯（Lewin, Lippitt, & White, 1939）与助人（Darley & Latané, 1968）等社会行为的情境性。当时传播科技与媒体快速发展，担心政客会利

用大众传播科技做政治宣传，戈登·奥尔波特等人（Cantril & Allport, 1935）深入研究沟通对态度的影响。当时有些宗教狂热者预言世界末日迫在眉睫，但当预期的末日没有来临，这些狂热者如何处理他们的失望和失落，这唤起了莱昂·费斯廷格等人（Festinger, Schachter, & Riecken, 1964）对认知失调的研究兴趣。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刑事犯罪、肥胖）和各种新生社会现象，史丹利·沙克特（Schachter, 1968, 1971）等人则试图以严谨的实验证据，提出发人深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这些社会心理学的前辈大师，为学科建立了入世的知识传统。

在 20 世纪中叶行为主义阴霾密布的心理学界，社会心理学独特的知识传统，让这年轻的学科安然避过了一场灾劫（Lindzey, 1989）。当行为主义者将认知、动机等心理元素拒于门外时（Skinner, 1953），社会心理学家却专注于刻板印象、归因、态度、价值观等认知、动机构念在社会环境与行为间产生的中介和调节作用（Heider, 1958），为心理学的认知革命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理论建设，一方面强调个人的认知、动机、情感与行为受文化、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强调个人的认知、动机、情感与行为可以促进社会现象的产生、再生和蜕变。这两种思维，成为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两大主流，并行不悖，各领风骚。

前一种思维体现在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社会心理学中，其重点在揭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如何塑造个人的自我观念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米德建立的知识传统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历久弥深。例如，陈静、赵志裕与陈瑞芬（Chen, Chiu, & Chan, 2009）的研究，便是因应这种思维，探索社会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人们对就业者前途的想象，发现在就业流动性低的社会中，人们觉得自己身处不可改变的社会现实中，只有改变自己的性格来迎合职业上的要求，才能换取事业上的成就。相对而言，生活在就业流动性高的社会中，人们觉得较容易按自己性格之所趋，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不需要委曲顺从，就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就。这项研究可以帮助了解社会变迁对社会心态造成的影响。后续研究发现：在流动性高的社会，当社交上遇到怨怼时，人们可以选择结束不尽如人意的交往，建立更惬意的社会关系网——“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反之，对大多数生活在低流动性社会的人们，却很难做到这样洒脱。为了维持人际网络内的长久和谐，对闲居不善的小人，常要警恶惩奸（Wang & Leung, 2010; Wang, Leung, See, & Gu, 2011）。

后一种思维体现在戈登·奥尔波特对偏见的研究上（Allport, 1954），

该研究的旨趣在于透过测量和了解人们对弱势社会群体的态度，解释和预测人们对弱势社会群体的偏见与歧视。循着这一进路开发的文化与认知研究不胜枚举。例如，No 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亚裔美国人对多元文化的感受与他们对种族的观点有关。当亚裔美国人相信每一族群皆有其不可变更的天赋素质，便会感受到自己身处文化夹缝中，生活在美、亚文化边缘，因而更容易产生疏离感和进退失据的彷徨。

二 从认知革命到生物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认知革命席卷北美心理学界。在 1985 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上，有人把社会认知与社会心理学视为同义词（Markus & Zajonc, 1985），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出现了很高的同质性，文献中几乎听不到偏离认知革命路线的声音。社会心理学告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火红年代，以一种冷静和睿智的新姿态登场，重视在研究中采用严谨的实验范式，借此提高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人们对社会心理学的联想，再不是“浴火的凤凰”，而是“浴水的天鹅”。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们一直认为只有人类才能用理智驾驭外物的刺激，傲然自居为万物之灵。可是，社会认知研究却以丰硕的成果，显露个人理智的边界。这些研究指出，人们在做决定和判断时往往受背景影响，呈现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偏差（Tversky & Kahneman, 1974）。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开启这类研究，为心理学夺得一枚诺贝尔奖。其后，大量研究发现：人们从生活经验提炼出不同的认知表征，把它们储存于记忆中。当外界信息激活了潜伏在记忆中的认知表征时，抽象化了的社会知识便会影响当时的思维和行动（Higgins, 1990）。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心理历程是自动的。即使人们没有激活某社会表征的意图，甚至在尝试抑制启动这表征时，只要与该表征相连的环境信息出现了，这表征仍会被激活，无意识而有效率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Bargh, 1994）。

这些观点也反映在文化与认知的研究上。从这些观点出发，有些理论认为：人们会把其在某一文化中的经验滤聚成抽象的文化图式。此图式潜伏在人们的记忆中，当与此图式相连的外在刺激出现时，图式便自动被激活，并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境下，影响思维和行为，令人做出与文化经验相符的思行（Hong & Chiu, 2001）。Oyserman 和 Lee (2008) 从这种观点梳理过去有关文化与认知的经验（empirical）和实验（experimental）研究，

发现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肯定自我、挣脱社群对个体羁绊、坚持与众不同的经验，也有肯定和追求社群的集体目标、保持与群众相同的经验。人们将前一种经验滤聚成抽象的独立我（*independent self*）图式，将后一种经验滤聚成抽象的互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图式。当与独立我相连的线索在外在环境呈现，独立我图式自然地被启动，人们会不期然做出与独立我相应的认知反应。反之，当与互依我相连的线索在外在环境呈现，互依我图式自然地被启动，人们会不期然做出与互依我相应的认知反应。在强调个人主义的北美文化，与独立我相连的线索在外在环境呈现的概率较高。反之，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东亚文化，与互依我相连的线索在外在环境呈现的概率较高。因此，与独立我相应的认知反应较多出现在北美，而与互依我相应的认知反应则较多出现在东亚。在此基础上，对于互依我的研究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围绕“关系我”“大小我”“镶嵌我”“纵向集体主义”的研究（Andersen & Chen, 2002；Brewer & Chen, 2007；Yang et al., 2010），愈来愈接近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性质以及“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

Chen, Ng 和 Rao (2005) 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推展到文化对动机与行动的影响。他们指出，在新加坡流行的“怕输”文化让新加坡人更深刻地感受到避免损失的重要性。但在华洋杂处的新加坡，也流传着“及时行乐”的西洋文化。作为“双文化人”（*bicultural individuals*），新加坡人把“怕输”的生活经验滤聚成本土行动图式，把“及时行乐”的生活经验滤聚成洋化行动图式。当本土行动图式被外在的本土文化线索启动后，新加坡人愿意付出较高的金钱代价，避免消费上的损失。反之，当洋化行动图式被外在的西洋文化线索启动后，新加坡人愿意付出较高的金钱代价，换取即时的消费享乐。

这种强调抽象认知结构启动的理论进路，关注文化对心理造成动态影响，指出人们从文化经验中建构对一种或多种文化的抽象认知，并在环境中的文化线索牵引下做出相应的行动（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tinez, 2000）。

认知革命把社会心理学引领到一个新阶段，但同时也把社会心理学带入了困境。为了达到隔绝实验研究中的“噪音”，在实验室中呈现的“社会刺激”已是过滤后的抽象信息，与生活环境中的社会信息截然不同。尽管研究成果揭露了人类理智的边界，饶有哲学意义，但社会认知研究的社会性和其成果的社会意义却显得薄弱。在社会科学中，社会认知研究容易予人精细有余而世故不足的感觉。其研究成果常被引为趣谈，却较少能做

出经世致用的贡献 (Gergen, 1989)。认知社会心理学的这种社会冷漠感开始被意识到。面对这些挑战，采用实验研究范式的社会心理学家不得不另谋出路。

其中一条出路是向正在学界燎原的生物革命投诚，于是开创了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进路，企图找出各种社会认知现象背后的神经学基础 (Cacioppo, Berntson, & Decety, 2010)。由于美国政府的主要研究资助机构鼓励科际研究，愿意为社会神经科学提供资助，社会神经科学开始萌芽。它一方面纾缓了因研究经费收缩对社会心理学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和新路径。在哲学层面上，它邀请社会心理学家重新思考身与心的关系。在心理学层面上，它引领社会心理学家从生物进化观点考量社会思维的生物和心理功能。

生物革命在文化与认知研究中，也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文化与生物科学的对话，在社会心理学中引发了不少对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间如何相辅相成的讨论 (Chudek & Henrich, 2011)。其中一种观点是：文化与生物进化有着共同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更能适应其身处的生态环境。生物进化促使更能适应天然生态的基因得到繁衍；文化进化让在社会生态中较能使个体和集团利益得到保障的规范得以流传 (Chiu, Kim, & Chaturvedi, 2010)。

文化与生物科学的对话，还催生了新的研究路径。Kitayama 和 Uskul (2011) 提出一个神经 - 文化互动的模型，来阐明能把文化与生物科学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新框架。这一模型认为，一旦个体将特定文化实践 (cultural practices) 嵌入日常任务，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这类活动，就会系统地对脑产生影响；这样，文化特性最终体现为生物特性，文化实践最终也融入生物活动中。

这一模型虽然尚不成熟，但支持它的实证研究已发现了某些在行为层面观察到的文化差异，在相应的脑区也有对应的文化差异。例如，朱滢、张力 (2001) 对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揭示：西方人的自我记忆优于与母亲有关的记忆，而中国人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却与自我记忆水平相当。Sui 和 Han (2007) 在这基础上进行脑神经研究，发现与看他人的照片时相比，人在看自己的照片时，右脑中间的额叶皮质较活跃。更重要的是，当被试的独立我图式被外在的环境线索激活后，右脑中间的额叶皮质对自己的照片的反应更强烈。Chiao 等人 (2009) 也发现：当熟悉东西文化的双文化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被启动后，脑部的内侧前额叶皮质和后扣带回皮质在处理去情境化的个人信息时较活跃，但当他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被启动

后，这两个部位在处理情境性高的个人信息时较活跃。这些研究证实了文化实践与脑神经活动的对应关系。

当然也有发现行为—脑电结果不一致的状况的研究（Kitayama & Uskul, 2011），揭示现阶段对文化生活与脑神经活动的理论仍十分稚嫩，尚待进一步完善。Kitayama 与 Uskul 的模型，除了在概念、方法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释和解决之外，还难免有忽略认知机制和支持还原主义之虞。而且，将东西文化进行静态、纯粹、实体的差异比较，未能关注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流动在全球化的今天已达到一个难以忽略的广度和深度。从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到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s），随着信息科技的发达（例如：移动互联网技术）、全球社区的建立（例如：截至 2012 年 4 月，Facebook 社区已达 1.6 亿用户）、国际旅行乃至移民的盛行，纯粹的东方人和西方人越来越难“遗世独立”。只了解某一地文化、只认同某一民族或地区文化价值观的个体，正在为具有全球化视野、世界主义身份认同的个体所取代（Chiu, Gries, Torelli, & Cheng, 2011）。

但是，这一模型对社会心理学最大的启发在于：在研究一个心理学现象的时候，我们应该放下所有概念、方法上的藩篱和成见，从生物层面、认知层面、行为层面、社会文化层面，甚至历史的层面，运用所有可得的研究方法、工具和科技手段，来穿透现象、探索心理过程的本质和真相，以期尽力实现心理学帮助人类社会理解、认识自己的科学使命。与此同时，不要因为社会心理学的“入微化”，而忽略社会心理学的其他分析水平和解释水平，避免以认知神经基础研究替代个人内部、个人特质、人际、群体、群己、群际、集群以致更为宏观水平的研究，特别是社会认知与文化的研究。因为社会心理学家长期经营和坚持的情境与人之间相互建构这一研究共识，是社会心理学安身立命、发展进步的灵魂。从社会心理学的百年发展来反观从认知革命到生物革命的历程，不难发现，这段历程也许只是社会心理学的交响曲中的一个乐章，甚至可能仅仅是一个插曲。

三 社会认知作为研究对象与社会认知作为理论取向

社会认知革命在北美社会心理学迅速燎原之际，欧洲社会心理学传统中孕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1978, 1981, 1982, 1984；Tajfel & Turner, 1986）和社会表征理论（Moscovici, 1976），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丰富了社会认知的研究，也打破了北美社会认知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欧洲社会心理学放射的异彩，使社会认知研究从研究领域与